

省

心

錄

林
逋
著

中
華
書
局

省心錄

宋 林 逋君復著

聞善言則拜。告有過則喜。有聖賢之氣象。坐密室如通衢。取寸心如六馬。可以免過心不清則無以見道。志不確則無以立功。

天下有甚於饑渴飲食之道。而世或以名稱。己或以爲能事。哀哉。臣之忠。子之孝。弟之悌。是也。孔子以文學爲孝悌之餘事。孟子謂良知良能不出於學。是非聖人強人以甚難。蓋以愛欲汨其心。而妻子爵祿爲賊。忠孝之具。間有得臣子之道者。宜乎表出於世。苟以孔孟之道求諸己。則知捨孝悌不足以爲人。移孝悌爲忠順。則立身行己之道當然。世何稱己何能之有。

事親孝者。事君必忠。何以知之。良知故存。雖妻子不能移其愛。推此以盡爲臣之道。則爵祿安可易其守。子惟知有親。焉得不孝。臣惟知有君。安得不忠。所謂良知者。其可忘乎。父慈子孝。兄友弟恭。相須之理也。然子不可待父慈。而後孝。弟不可待兄友。而後恭。譬猶責人以信。然後報之以誠。夫盡己之當爲。乃君子所以立身之道。非求備於人也。

器滿則溢。人滿則喪。士大夫若以一官之廩祿計。則不知其爲素餐。請以驅役之卒。奉承之吏。供帳居處。詳陳悉算。則凜然如履冰。岌然如臨淵。有愧於方寸者多矣。若於奉公治民之道。不加思。則竊人之財。不

足爲盜矣。

自信者人亦信之。胡越猶弟兄。自疑者人亦疑之。身外皆敵國。至於推誠而不欺。守信而不疑。非但六合之內可行。動天地。感鬼神。非誠信不可。

爲善如負重登山。志雖已確。而力猶恐不及。爲惡如乘駿馬走坂。雖不加鞭策。而足亦不能制。

功名官爵。貨財聲色。皆謂之欲。俱可以殺身。或問之曰。欲可去乎。曰。不可。饑者欲食。寒者欲衣。無後者欲子孫。反是。甘於自殺也。然知足而不貪。知節而不淫。無沽名之心。而不求功。亦庶幾乎欲可窒也。知不足者好學。恥下問者自滿。一爲君子。一爲小人。自取如何耳。

人之有過失。猶身之有疾病。攻之以藥石。誨之以廉恥。雖過失不害爲賢者。雖疾病不失爲全人。好名而立異。立異則身危。故聖人以名爲戒。

爲善者不云利。逐利者不見善。舜跖之徒。自此分。捨生取義。固不可得。見利思義。聖人亦取之。殆哉。利不可言。況可爲乎。孟子答梁惠王之言至矣。

有過知悔者。不失爲君子。知過遂非者。其小人歟。

官爵富貴。在人謂之僥來。道德仁義。在己謂之自得。僥來者足以騷妻妾。自得者可以藐公卿。君子所以修天爵。而人爵從之。

靜吉動凶。德休僞拙。聖人戒告甚切。至反身而誠。樂莫大焉。知此爲君子。昧此爲小人。

不有所養。則根本固而枝葉茂。棟梁之材成。水有所養。則泉源壯而流派長。灌溉之利溥。人有所養。則志氣大而識見明。忠義之志出。可不養哉。故孟子所謂苟得其養。無物不長也。

書之所爲。夜必思之。有善則樂。有過則懼。君子哉。

私心勝者。可以滅公。爲己重者。可以利物。

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草木者。以其有爲耳。皮毛齒角。禽獸以用而名。香味補瀉。草木以功而著。人之生也。無德以表俗。無功以及物。於禽獸草木之不若也。哀哉。

利心專。則背道。私意確。則滅公。

歲月已往者。不可復。未來者。不可期。見在者。不可失。爲善則善應。爲惡則惡報。所以成名滅身。惟自取如何耳。

仁義禮智本自修。人必欽崇之。放僻邪侈本自賊。人必輕鄙之。

得天地之至和者爲君子。故溫良恭儉。稟陰陽之繆戾者爲小人。故兇詐姦邪。

善惡之性不能易。如水之不能燥。火之不能濕。形色語默之間。善惡自見。

古之人孝悌力田。行著於鄉。州黨族名聞於朝。故命之以官。其臨民也。安得不豈弟。其從事也。安得不服勞。其處己也。安得不廉。其事上也。安得不忠。後之人強記多識。專於緝綴。有不知父子兄弟之倫者。有不知稼穡之艱難者。盜經典子史爲取富貴之筌蹄。故忠義日薄。名節日衰。惟賢者則不然。此無他。去古既

遠。無成周賓興之法耳。

禮義廉恥。可以律己。不可以繩人。律己則寡過。繩人則寡合。寡合則非涉世之道。故君子責己。小人責人。德有餘而爲不足者。謙。財有餘而爲不足者。鄙。愛身者所以孝於親。愛民者所以忠於君。

高不可欺者。天也。尊不可欺者。君也。內不可欺者。親也。外不可欺者。人也。四者既不可欺。心其可欺乎。心不可欺。人其欺我乎。

爲善易。避爲善之名難。不犯人易。犯而不校難。涉世應物。有以橫逆加我者。譬猶行草莽中。荆棘之在衣。徐行緩解而已。所謂荆棘者。亦何心哉。如是則方寸不勞。而怨可釋。

怨懼者。修身之本。事前而恐懼則畏。畏可以免禍。事後而恐懼則悔。悔可以改過。夫知者以畏消悔。愚者無所畏而不知悔。故知者保身。愚者殺身。大哉。所謂恐懼也。

光範不可以力勝。而可以信服。鬼神不可以欺詐。而可以誠達。況夫涉世與人爲徒者。誠信其可捨諸。古人畏四知者。謂天地彼我必有一知者。不得不畏。況處八達之衢。爲萬目所視。慎乎所當畏。行乎所無

畏可也。

誠無悔。恕無怨。和無仇。忍無辱。

巧辯者與道多悖。拙訥者涉世必疏。寧疏於世。勿悖於道。

華藻見於外者。謂之文。古今積於中者。謂之學。苟見道不明。用心不正。適足以文過飾非。文學所以在德。

行政事之下。

不欺闇室者。肯欺心乎。不愧屋漏者。肯愧於人乎。不欺其心。無愧於人。庶幾君子矣。

外重者內輕。故保富貴則喪名節。內重者外輕。故守道義而樂貧賤。愛親者保其身。愛君者輕其位。窮不易操。達不患失。非見善明。用心剛者不能也。

人有過失。己必知之。己有過失。豈不自知。明是非者檢人。思憂患者檢身。

強辯者飾非。謙恭者無爭。知其善之可遷。善惡在自爲。父子不相授。堯爲父而有丹朱。舜爲子而有瞽瞍。堯與賢易。舜克諧以孝難。

人之制性。當如隄防之制水。常恐其漏壞之易。若不顧其泛濫。一傾而不可復也。

綺語背道。雜學亂性。

富貴以道得。伊尹是也。貧賤以道守。顏淵是也。俱爲聖賢。負鼎于湯。與簞瓢陋巷。勞逸憂樂。不可同日而語也。

聖賢師心不師跡。雖百世而道同。後世師跡不師心。雖時同而術異。

求師問友。急於教子弟者。始於章句。中於文采。終於科第。所謂入孝出弟。汎愛親仁。則儻如冥行。豈不違吾聖人之言乎。

知之非艱。行之爲艱。誠能踐履。雖非聖賢。其亦聖賢之徒歟。

和以處衆，寬以接下，恕以待人，君子人也。

讒言巧佞言甘，忠言直信言寡。

多言則背道，多慾則傷生。

知足則樂，務食必憂。

內睦者家道昌，外睦者人事濟，不護人短，不周人急，非仁義也。

結怨於人，謂之種禍。捨善不爲，謂之自賊。輕諾者信必寡，面譽者背必非。孝於親則子孝，欽於人則衆欽。

聲色者敗德之具，思慮者殘生之本。

爲善不如捨惡，救過不如省非。欲不置則博施，欲長樂則守分。廣積不如教子，避禍不如省非。勉強爲善，

勝於因循爲惡。

責人者不全交，自恕者不改過。自滿者敗，自矜者愚。自賊者害，多言獲利，不如默而無害。

寡言省謗，寡慾保身。

行坦途者肆而忽，故疾走則蹶。行險途者畏而慎，故徐步則不跌。然後知安樂有致死之道，憂患爲養生

之本，可不省諸。

廣積聚者，遺子孫以禍害。多聲色者，殘性命以斤斧。

務名者害其身，多財者禍其後。善惡報緩者，非天網疎，是欲成君子而滅小人也。禍福者，天地所以愛人

也。如雷雨雪霜，皆欲生成萬物，故君子恐懼而畏，小人僥倖而忽。畏其禍則福生，忽其福則禍至。傳所謂禍福無門，惟人所召也。

以忠沽名者，許以信沽名者，詐以廉沽名者，貪以潔沽名者，污以忠信廉潔，立身之本，非釣名之具也。有一於此，鄉原之徒，又何足取哉？

爲己重者，不仁；好廣積者，不義；足恭者，無禮；貪名者，無智。

立身之道，內剛外柔，肥家之道，上遜下順，不和不可以接物，不嚴不可以馭下。

前輩論醫云：閉門看古方三年，知天下無病不可治，及其出而用藥療疾，知今古無方可用，此無他，聞見力極則止。至於應變，則無有窮盡。噫，豈但論醫也？士之學問，其失正在是。苟以是心反之，孳孳旦夜，自不知爲有餘，縱未能盡愈天下之疾，亦庶幾乎十失二三也。

不自重者取辱，不自畏者招禍，不自滿者受益，不自是者博聞，吉凶悔吝，非天然，無有不由己者。壽夭在天，安危在人，知天理者，天或可壽，忽人事者，雖安必危。

口腹不節，致疾之因；念慮不正，殺身之本。

驕富貴者戚戚，安貧賤者休休，所以景公千驪，不及顏子之一瓢也。

外事無大小，中慾無淺深，有斷則生，無斷則死。大丈夫以斷爲先，人皆有奸生惡死之心，人皆爲捨生取死之道，何也？見善不明耳。

欲去病則正本。本固則病可攻。藥石可以效。欲齊家則正身。身端則家可理。號令可以行。固其本。端其身。非一朝一夕之事也。

以禮義爲交際之道。以廉恥爲律己之法。游息於是。朋友見欽。而不敢欺。妻子取法。而不敢侮。盡思患預防之禮。所以譬之四維。其可廢而不張乎。

心可逸。形不可不勞。道可樂。身不可不憂。形不勞則怠惰易弊。身不憂則荒淫不立。故逸生於勞。而常休樂生於憂。而無厭。是逸樂也。憂勞其可忘乎。

古之人修身以避名。今之人飾己以要譽。所以古人臨大節而不奪。今人見小利而易守。君子則不然。無古無今。無治無亂。出則忠。入則孝。用則知。舍則愚。

仁言不如仁心之誠。利近不如利遠之博。仁言或失於口惠。利近或失於姑息。智大心勞者狂。力小任重者跲。

攫金於市者欲心勝。而不知有羞惡。求珠於淵者利心專。而不顧其沉溺。不欺不吝。不隘不強者。可與人爲徒。

塊土不能障狂瀾。匹夫不能正頽俗。

知足者貧賤亦樂。不知足者富貴亦憂。夙興夜寐。無非忠孝者。人不知。天必知之。飽食暖衣。恬然自衛者。身雖安。其如子孫何。

以忠孝遺子孫者昌。以智術遺子孫者亡。以謙接物者彊。以善自衛者良。爾謀不臧。悔之何及。爾見不長。教之何益。

子之事親。不能承顏養志。則必不能忠於君上。弟之事兄。不能致恭盡禮。則必不能遜於長上。家不和。然後見孝子。國不亂。無以見忠臣。如是。則孝子忠臣。不容見於治世也。僕竊疑之。有人能克諧六親。欽順父母。家不使不和。莫大之孝也。有人能引君當道。將順正教。國不使之亂。莫大之忠也。

風俗不淳儉。則財用無豐足。

以德遺後者昌。以禍遺後者亡。謙柔卑退者。德之餘。強暴姦詐者。禍之始。

舜之所以爲孝者。有頑父嚚母。傲弟。人不幸而有此。當克諧如舜。不爲甚難。顏淵曰。舜何人也。予何人也。有爲者亦若是。

屈己者能處衆。好勝者必遇敵。欲常勝者不爭。欲常樂者自足。有限之器。投之滿盈則溢。太虛之室。物物自容。靜躁寬猛。視量之如何耳。

勝於己者必師。拙於己者可役。愛於己者。知善而不知惡。憎於己者。見惡而不見善。火之炎上。水之就下。順其性。則烹飪之功成。灌漑之利博。

越鳥巢南。胡馬嘶北。物之真情尙耳。而況於人乎。

食能止饑。欲能止渴。畏能止禍。足能止貧。

父之教子必以孝。君之責臣必以忠。子不子。臣不臣。安可爲之。以仁爲宅。以禮爲門。以義爲路。居處於是。出入於是。踐履於是。安得不謂之君子。

內不溺於妻子者。事親必孝。外不欺於朋友者。事君必忠。人性如水。水一傾則不可復。性一縱則不可反。制水者必以隄防。制性者必以禮法。

保生者寡欲。保身者避名。無欲易。無名難。

善人種德。降祥於天。惡人種禍。貽殃於後。

溺愛者受制於妻子。患失者屈己於富貴。大丈夫見善明。則重名節如泰山。用心剛。則輕死生如鴻毛。

父善教子者。教於孩提。君善責臣者。責於冗賤。蓋嗜欲可以奪孝。富貴可以奪忠。

以言傷人者。利於刀斧。以術害人者。毒於虎狼。言不可不慎。術不可不慎也。

爲子孫作富貴計者。十敗其九。爲人作善方便者。其後受惠。

耳不聞人之非。目不視人之短。口不言人之過。庶幾爲君子。

以愛妻子之心事親。則無往而不孝。以保富貴之心事君。則無往而不忠。以貴人之心資己。則寡過。以恕己之心恕人。則全交。

夫寡言擇交。可以無悔吝。可以免憂辱。

飽藜藿者。鄙膏粱。樂貧賤者。薄富貴。安義命者。輕死生。遠是非者。忘臧否。

少不勤苦，老必艱辛；少能服勞，老必安逸。

與善人交，有終身了無所得者；與不善人交，動靜語默之間，亦從而似之。何耶？人性如水，爲不善如就下，故易安，可不擇交。

近世士大夫，多爲子弟所累，是溺於愛，而甘受其謗，殊不知父當不義，聖人猶許爭子，子弟不肖而不能正是，納於邪，而不知義方之訓也。

兄之罪大矣。

不臨難，不見忠臣之心；不臨財，不見義士之節。

大則治亂邪正，小則晝夜生死，皆反手耳。反邪則正，反亂則治，反夜則晝，反死則生，豈可猶豫苟且而爲之。

耳雖聞，目不親見者，不可從而言之。流言可以惑衆，若文其言而貽後世，恐是非邪正失實。

憂國者不顧其身，愛民者不問其上。

憂天下國家者，其慮深，其志大，其利博，其言似迂，其合亦寡，其遇亦難。孔孟是也。梁棟朽則屋傾，賢不肖分，則國治。上節下儉者，財用足，本重末輕者，天下太平。

輕財足以聚人，律己足以服人，量寬足以得人，身先足以率人。

憂患疾痛，皆養生善知識，放逐閒廢，皆仕宦善知識，不有憂，安知樂可爲哉。

情相親者禮必寡。道相悖者術不同。禮簡者誠。術異者疎。

人不可無識。識暗者小人。無識者禽獸。小人捨正而趨邪。假善而爲惡。識明者果如是乎。禽獸不知父子之親。君臣之分。爲無識故也。

沽虛譽於小人。不若聽之於天。遺貨財於子孫。不若周人之急。

君容而斷。臣恪而忠。父嚴而慈。子孝而敬。兄愛而訓。弟恭而勞。夫和睦而莊。婦守正而順。人倫之道盡矣。處內以睦。處外以義。檢身以正。交際以誠。行己之道至矣。

無瑕之玉。可以爲國器。孝悌之子。可以爲家瑞。爲政之要。曰公與清。成家之道。曰儉與勤。

寶貨用之有盡。忠孝享之無窮。

語人之短。不曰直。濟人之惡。不曰義。

好勝者必爭。貪勇者必辱。

大廟之犧。被文繡而悔。不及鷓鴣深林一枝之樂也。

以己資衆者。心逸而事濟。以己御衆者。心勞而怨聚。

薄於所親而責人重者。不可與言交。好名欲速者。不可與共謀。貪而喜詐者。不可與同利。害忍而好勝者。

不可與同逸樂。

千斤之石。置之立坂之上。一力可以落九仞。萬斛之舟。遇於急流之中。片帆可以去千里。勢使然也。若馳

羣馬於平陸。集多士於大庭。非駿足奇才不得先。

事親有隱而無犯。事君有犯而無隱。事師無犯無隱。聖人不易之論也。古之所謂犯者。以己所見陳於君。不以犯上爲犯也。後世所謂犯者。處卑位而言非其職。徒以沽名之心。務行其說。直前抵訐。無益於世。愚以爲若能以事師之道事君。無隱則不敢逢君之惡。無犯則不忍暴君之失。諫可行。言可聽。胥澤可下於民。不亦美歟。

敗獵聲色之娛。易入而難返。車服口體之奉。相尙而不厭。皆非逸豫安樂之道也。

毀譽雜至。觀其事則毀譽明。善惡混淆。公其心則善惡判。此在上之職也。若智効一職。行其所當爲。而不問毀譽。立乎其中道。則善惡自黑白也。

事親孝。則專其愛。而妻子不能移。事君忠。則盡其職。而爵祿不足動。竭力於親者。不必須士類。致身於君者。不必問品秩。

黼黻太平。勘定禍亂。可以謂之忠乎。苟有隱於君。不若愚下不欺之忠也。列侯而封。擊鮮而食。可以謂之孝乎。苟有違於親。不若貧賤養志之孝也。

有至賢之君。無忠直之臣。則聰明不能達遠。雖賢聖或可欺。大哉。所謂爲君難。

財用足以富國家。一夫可以爲風俗。所以繫治亂。非有大君子不能變。必欲弭禍亂。致太平。非風俗淳儉不可。

愛君切者。不知有富貴。爲己重者。不知立功名。

財不難聚也。取予當則富足。國不難治也。邪正辨則丕平。風不難化也。自上及下而風行。俗不難革也。自邇及遠而俗變。

富貴者。奢侈相尚。奉養之外。棄廢寶貨。窮極土木。惟務相勝。貧賤者。專於工巧伎藝。古所未見。一日之直。可以盡農夫終歲之利。故棄本逐末。耕桑者少。而衣食者多。求其盈餘儲積。不亦難哉。

甲冑之士。責以禦侮。州縣之吏。委以簿書。事聖君而變薄俗。病在不爲耳。

蘇張適六國而皆合。孔孟走天下而不遇。易進難入。王霸之道。豈止如霄壤。

陶淵明無功德以及人。而名節與功臣義士等。何耶。蓋顏子以退爲進。寧武子愚不可及之徒歟。婦人悍者必嬌。醜者必妬。士大夫繆者忌。險者疑。必然之理也。

費千金爲一瞬之樂。孰若散而活凍餒幾千百人。處眇軀以廣廈。何如庇寒士於一廬之地乎。

堂下遠於千里。況於九重之深。雖堯舜不能知比屋。有人能以所聞所見。上體仁君愛民求治之意。委曲詳陳之。則不待用召山甫而宣王自能致太平也。

能自遂者未必能成人。自敗者必罔人。能自儉者未必能周人。自恣者必害人。然此無他。爲善難。爲惡易也。

韓非作說難。而卒斃於說。豈非所謂多言數窮之戒耳。

張飽帆於大江，驟駿馬於平陸，天下之至快，反思則憂處不爭之地，乘獨後之馬，人或我嗤，樂莫大焉。利可共而不可獨，謀可寡而不可衆，獨利則敗，衆謀則泄。

蓋棺始能定士之賢愚，臨事始能見人之操守。

猛虎能食人，不幸而遇之，必疾走以避，小人能媚人，人喜與之親，不幸而同利害，必巧爲中傷，毒人而人不知，然機穽之設，未若天網之不漏也。

必尊於事君，必嚴於事親，必達於天地鬼神，必疎於禽獸之屬，一於誠，則交際之道無不至矣。

重名節者，識有餘而巧不足，保富貴者，知不足而才有餘，知識明者，君子才巧勝者，小人。

用心專者，不聞雷霆之震驚，寒暑之切肌，爲己重者，不知富貴可以殺身，功名可以致顯禍，行通衢大道者，不迷，心至公無私者，不惑。

責越人以鞍馬，強胡人以舟楫，其猶詢民瘼於貴游，索珍玩於塞士，艱哉。

用不節，財何以豐，民不蘇，國何以安。

飽肥甘，衣輕煖，不知節者，損福，廣積聚，驕富貴，不知止者，殺身。

人以巧勝天，天以直勝人。

小人詐而巧，似是而非，故人悅之者衆，君子誠而拙，似迂而直，故人知之者寡。

舜耕於歷山，伊尹耕於莘野，聖賢力田，見於經傳，後世以文學明道，其弊至於菽麥不分，豈止不知稼穡。

艱難哉。

人以麟鳳比君子，以豺狼比小人，徒論其表耳。麟鳳爲世瑞，而不能移風易俗；君子能厚風俗，致太平，以來麟鳳，豺狼能害人，其狀易別，人得以避之，小人深情厚貌，毒人不可防間，殆有甚於豺狼也。

邪正者治亂之本，賞罰者治亂之具。舉正錯邪，賞善罰惡，未有不治者。邪正相雜，賞罰不當，求治難矣。天下有正道，邪不可干，以邪干正者，國不治。天下有公議，私不可奪，以私奪公者，人不服。

以是爲非，以非爲是者，強辯足以惑衆，以無爲有，以有爲無者，便僻足以媚人，心可欺，天可欺乎？女相妬於室，士相妬於朝，古今通患也。若無貪榮擅割之心，何嫉妬之有？

無恆德者，不可以作醫。人命死生之繫，庸人假醫以自誣，其初則要厚利，虛實補瀉，未必適當，幸而不死，則呼需百出，病者甘心以足其欲，不幸而斃，則曰飲食不知禁，嗜欲有所違，非藥之過也。厚載而出，死者何辜焉？世無扁鵲，望而知死生，無華陀，滌腸以愈疾，輕以性命託庸醫，何如謹致疾之因，固養生之本，以全天年耶？嗚呼悲夫！